

今天和明天

刘艺亭作品集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刘艺亭作品集

第二卷

今天和明天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刘艺亭作品集

我的乡土(诗集)

今天和明天(小说集)

回春曲(诗集)

母亲的活筐箩(散文集)

黑红点(故事集)

刘艺亭作品集 第二卷 今天和明天

责任编辑:张根树

装帧设计:宋丕胜

美术编辑:宋丕胜

责任校对:桂香 春月 董康 贾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)

印刷:河北太行机械厂印刷厂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221号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850×1168毫米 1/32 34.75印张 672千字 1999年5月第二版

199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—5000 定价:(全五卷)40.00元

ISBN7-80611-332-0/1·321

作者简介

刘艺亭（1917—），河北省威县刘河北寨人。河北省立大名师范学校肄业。1938年参加抗战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历任曲周县抗日政府文教科长、冀南三分区《人山报》编辑、总编辑、《冀南日报》编辑、新华社冀南分社记者、冀南行署教育处编审科长、河北省文联创作部长、副主席、党组副书记、书记等职。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主编过《草芽》诗刊、《蜜蜂》文学月刊，代表作有长诗《滏阳河的女儿》、《苦尽甜来》，短篇小说《耙》、《手套》、《今天和明天》等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124 34/05



刘艺亭与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小组同学在一起
前排左起：禾波、陈亦絮、刘德怀 后排：刘艺亭、李纳、司竹
(1953 年 3 月)

序

去年岁尾，接到北京一位在搞俄译中国文学作品目录的朋友来信，他说为查对前苏联出版的我的小说，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去查篇名，未能找到我的作品，只好又来找我帮忙了，他并嘱我：手头如有富余的样书，可以赠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一份。这封信又使我想起自己学写小说一事：五十年代初写过一点，1957年以后二十几年没写，1979年以来，又是偶尔为之。虽是初学之作，但也产生过一点影响，如《耙》在《河北文艺》发表后，很快为《新华月报》转载，又被改编为同名剧本，后又获河北省文艺作品奖；《手套》发表在《文艺报》上，上海劳动出版社将它编入《劳动文艺丛书》，后又将难认的字加上汉语注音，作为速成识字补充读物另行出版；《今天和明天》和《葡萄树长叶的时候》俄译文收入1953年莫斯科出版的《中国中短篇小说集》。作品不多，也是花去了我的劳动力，占去了我的时间的。时间就是生命，它也是我的生

命之果。其味是甜，是苦，是酸，是辣，都值得个人咀嚼，从中吸取经验，提高认识，并期望有生之年还能有所长进，写出几篇差强人意的小说来。

乡语云：庄稼是人家的好，孩子是自己的好。偏爱自己的孩子是人之常情，所以，日常生活中就难免产生护犊子现象。我这个搞点文学的人，自然也难以脱俗，风烛残年，甚至看着自己的拙文劣诗还难免有点慰藉之感。上述种种，便成了我编选这个集子的动因。留作一点资料吧，或许还能给别人免去查找之烦（这极大可能是自作多情），也可让儿孙从中知道我这个人干了点什么，有书可证。

1994年7月30日

目 录

	序
1	耙
15	油
23	手套
30	责任
36	补炉
42	红花开满枝
52	新犁
64	今天和明天
80	葡萄树长叶的时候
88	割谷记
101	二老多借粮

112	初恋
122	一个老八路的童年笔录
151	尖魁认罚
158	早春
173	喜上加喜
185	汽车全部出动
189	等
195	委曲求全
201	退亲
205	感冒
210	约见

耙

九九已尽，杨花正开，农民们就要动手堡耙春地了。

这天晌午，金生从小西屋里扛出落满尘土和缠着蛛网的耙来，竖在西屋墙上，看了一眼，回脸朝北屋站着说：

“爹！这耙缺好几个齿还能使啊？”

老瑞正在北屋门口簸粮食，见儿子问他就抬起头来答道：

“怎么不能使？年时个不就这样！”

“还说哩，没见村东那几亩麦地闪着坷拉？”金生看着耙说，想起老是叫凑合着做活的事，不觉就有些不高兴了：

“春天风又大，耙不好可保不住墒！”

老瑞一听儿子埋怨他，心里也翻起几次不如意的事来：二桂使了耙不吭气就转借给别人，春福借了杈不找就不还，

保柱借犁说声没闲着就给个脸看……于是，他又气又没办法地说：

“这二年家具坏的多快！耙齿还不都是他们给拉把掉了！”

“怕人家使，反正咱先耙不好地。”儿子说。

“耙好耙不好，打点粮食够吃够喝，冻不着饿不着就行了呗，还想过多好啊！”

老瑞说着瞅了儿子一眼，又低下头拣粮食去了。

金生在耙前边蹲着，两只胳膊交搭放在膝头上，听不下去他爹的话，就又想起前几天村里开会的事来：

“村里开会号召置买家具，当紧的咱也不修理，人家见了不说呀！”

“说？”老瑞沉着脸站起来，把粮食“唰——”的一声倒在笆斗里，往地上磕了磕簸箕里的土。“前院你金兰哥那辆太平车一天一天不进家，自己图方便哩倒摸不着了，就是官的也得有个准事呀？”

金生娘在屋里炕上纺棉花，听见他爷儿俩你一句我一句的在顶嘴，就丢下纺车走到冲当门桌子前边说：

“俺生也十八九啦，净找着跟你爹抬杠，你爹做了一辈子地里活，还不懂得使好家具人和牲口都轻巧呀，只是咱不拿着钱找气生！”金生娘是个絮叨嘴，说起话来就没头，她成年不忘的一件事又搬腾出来了：“你都忘啦？年时春上保柱借犁没叫他使，你看那脸搭拉得长的，多少天见了面待答不理的，还放什么风说：‘中农有个家具也不叫使，觉着这不是斗争的时候了嘛！’咱可不能支应这个得罪那个

的。就是这个破东西，使坏了咱也去借他们的！”

娘也帮着爹说，金生就赌气子不吭气。老瑞到屋里去撮粮食。他娘又迈出门限来说：

“你爹不是叫你拾掇拾掇，还蹲着不动？”

“咋着拾掇，我的手指头也变不成耙齿！”金生还是说着不动。

“把头起的打下来补到当中。”金生娘指点着。

老瑞又端着簸箕出来了，把簸箕放在门台上，走到耙前，给儿子说：“这二年有几家置家具的？都想混着使，这不是过长远日子的呀！……咱凑合一年再说吧。”

二

“金生在家里呗？”

喝晚上汤时，保柱进门先打了个招呼。

“谁呀？”老瑞不等金生开口，放下饭碗先走出做饭屋，一看是保柱，呆呆地说：“到屋里来吃点饭吧？”

“我想借点啥使使。”保柱站在屋门口。

“使啥吧？”金生娘和金生一齐站起来了。

“您的耙使不使？我想把村南那三亩地耙耙。”

“金生也要耙地哩。”老瑞忙说。

“您啥时候使？”保柱忙追问一句。

“过明。”金生插了嘴。

“行喽！我明个两小晌就耙完了，误不了这院里使。”

老瑞心里埋怨金生说话冒失，但已收不回来了，就假

意商量：“可是耙掉了好几个齿，你看看能使呗？”

“行喽，凑合着呗！”

这时天已黑了，保柱明看着两头缺齿也不挑选了，说着就把耙扛在肩上，扭过脸来说：

“回去吃饭吧，大叔！”

老瑞两眼盯着保柱把耙扛起来，心里说：“又借出去了！”他好像没听清保柱的话一样，只啊啊了两下，眼看着保柱扛着那耙出了大门。

“还站在那里作啥？”

老瑞听见金生娘喊他，才慢慢走回做饭屋，嘟念儿子道：

“一句拐弯话也不会说，叫他借走了看你使啥？”

“他不是明个使吗？”金生改正地说。

“借不怕借，就怕他们拿着东西不当！”

老瑞不放心的说着，才慢慢坐下端起饭碗。

三

第三天眼看到早饭时，金生拾掇好拖车了，可耙还没送回来，心里也是直起火，没敢给他爹说自己就找耙去了。他一到保柱家，看见耙在南墙上竖着，就没好气的喊叫：

“还使耙呗？”

保柱媳妇见人来搬耙，就赶紧出来了，不好意思地陪着笑：

“他还没有送去啊？叫你又跑一趟！”

金生一句话没说，扛起来就往回走，保柱媳妇还在后边送着。

金生一气把耙扛到自己家门口，放到拖车上就往牲口棚去看牛。老瑞正在槽里拣草楂，抬头看见儿子：

“耙还没送来呀？”

“送来啦！”金生哄弄他爹。

老瑞一见儿子说话带有几分气，就不放心地到门口外边去看看，一眨眼回来质问金生：

“怎么又掉了个齿？保柱送耙来没说？”

金生一听又缺了一个齿，就实说道：

“我到他家里扛来的，扛的时节没看。”

老瑞火了：“借走不给送也罢，掉了耙齿还不该……保柱说啥？”

金生说：“保柱没在家。”

这个时候，正赶上金生娘和媳妇出来拾掇锅，金生娘便对媳妇说：

“那兴这？不借给他怕得罪他，借给他就给弄的缺这少那，谁有这些东西打官差！”

老瑞听着这话更是火上加油：

“我去，看看他说啥？”

两家住的隔两条胡同，离的不远，可是等老瑞走到保柱门口，心里的疑虑也就上来了：“得罪一个人就是一堵墙，唉！咱这户只能维敬人……”可是心里的气总是上上下下的不平，进门口强压着嗓音问：

“他保柱哥在家呗？”没等人应声他又接着说：“耙上又

掉了个齿见了呗？”

保柱媳妇也有点烦气地在屋里说：“不知道！掉了他还能不拿回来呀？”

“您找找吧！再缺齿就不能使了。”老瑞焦躁地说。

保柱媳妇出来了，看老瑞脸色阴沉也冷冷地说：“等他回来了找找送过去吧！”

老瑞一肚子话也没法再说，只好憋着回来了。家里正等着他吃饭，他坐下倒先教训金生说：

“有一个坏耙就够生气的了，按耙齿？还不是再买几个耙也格不住拉把！”

四

吃罢早饭，金生耙地去了。

他走到地头起，正摘挂套，村长耿兰芳赶集回来也正走到他跟前，一眼看见他那缺齿的耙：

“耙掉了这些齿还好使啊？”

“凑合着呗！”金生从嘴里挤出一句话来。

“村里不是号召修理农具吗？”

“俺爹说不修理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谁知道！”金生有些抱怨。

耿兰芳回到家里老是想着这件事：“他家可不是修理不起呀？”他打算找老瑞谈谈。等他吃了饭去时，老瑞正往家里背垫圈土，金生娘和媳妇在院里经线。老瑞见耿兰芳来

了就忙着往屋里让，见他不进去才从屋里拿出个草墩来。

“真是男耕女织全家忙。”村长坐下笑着说。

“庄稼人还能闲着！”老瑞俩口说。

说了一会闲话，村长就提起修理农具的事来：

“地里活都干起来了，使用的家具修理了没有？”

“修理不修理反正凑合着能使。”

“家具不好使，费劲还做不好活！”

“可不是，可不是！”老瑞虚意地附和着。

金生娘挂着线子听着他俩叨叨修理农具的事，嘴里不吭心里却说：“说的怪好！谁有钱打那闲支应？”

“我见金生耙地，”耿兰芳直说道：“那耙缺好几根齿，可该添上呀。”

“唉！你不知道？头年里金生过事（结婚），亲家又常来住，手头花空了！”

耿兰芳听着笑了笑：

“我还不知道你会操持！”

这时，金生娘再也憋不住了：“光说咧，买的还不如没的快！”老瑞瞪了她一眼，她因为正接一绺线没有看见，还接着说：“夜几个保柱借耙使，使了不送别说，掉了个齿也不言语一声，金生爹去问，他媳妇还不当事的说不知道！”

停停，她又补上一句：

“咱那耙年时在外边轮了十几天，一进门缺五六个齿，唉，不是自己的东西谁心疼呀！”

“保柱可不该这样！”耿兰芳觉得找到问题的根了，他板上钉钉地说：“谁没了谁赔才是。”

老瑞觉得金生娘说漏了嘴，一碗水泼到地上又收不回来，他就急忙盖抹：

“街里街坊的，谁也背不住借借使使，该不是……”

五

屋里刚刚透亮，保柱早就睡不着了，他在倒量昨天晚上村长给他谈的事：“谁置东西不图自个使着便宜？只管使不管送，反过来，搁到自己头上也是不……”

保柱越想心越不安，觉得应该马上去送耙齿，他就忽地坐起来了。

“你做啥咧？”媳妇半睁着眼问他。

“送耙齿去。”

“那也得等到天大明了呀！”

保柱没心听媳妇的话，穿好衣裳，下了炕，在外间屋墙窑里摸着那根耙齿，开开屋门，走出去又唿隆开开街门……保柱媳妇又听着屋后的脚步声很快地消失了。

人老了总是睡觉轻和早醒的。这时老瑞正躺在被窝里看着越待越亮的窗户，突然听见一阵拍门声，喊叫声又像是保柱的噪音，心里立时烦了：“大清早就拍门叫户的，不知道又干啥！”他憋着气不答声，外边仍是又拍门又喊叫的，他怕吵醒一家人才起来开门去了。

“大叔，大清早又把你叫起来了！”保柱站在老瑞跟前不安地说。

“有啥事？”老瑞两手扶着门扇，一脸烦气。